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02
2 April 1987
CHINESE

第四〇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4月2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M. Vejvoda 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02次全体会议开会。

作为4月份的主席，现在我宣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博士给本会议的函件。

“代表们：

我谨借此机会向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与会者表示我诚挚的问候。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极端重视裁军谈判会议。自从这一机构诞生那一天起，我们就一直积极参加其工作。加强和平、提高国际安全和稳定、限制并制止军备竞赛和采取有效措施以便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所有这些方面的努力是我们外交政策始终不渝的原则。没有广泛的国际合作、信任、合情合理的妥协以及对于对等原则的尊重、承诺均等和避免采取威胁任何一方安全的行动，这些目标就无法实现。

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核时代和外空时代的现实，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盟国一起建议根据不能牺牲别国的安全来建立自己的安全这一前提建立一项全面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系，为其主要领域——军事、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各方面提供有机的联系。我们认为会议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有关核裁军、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禁止化学武器等一系列问题的审议中，必须考虑这一概念。

苏联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关于在本世纪末以前销毁核武器和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方案、苏联在雷克雅未克苏美最高级会晤上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最近几次会议上通过的许多倡议以及不结盟和其他热爱和平国家提出的建议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设性大纲。

苏联最近提出的设想撤除欧洲的中程导弹的重大建议提供了削减我们大陆上以及整个世界上军事对抗危险性的真正机会。我们真诚关心的是迅速就这一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如果这一点能实现的话，那么在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决定在欧洲部署潘兴 I I 型和巡航导弹以后我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苏联一起采取的对抗措施就不再有必要了。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在进行的这一阶段的审议是决定性的阶段。我们认为，暴露新旧思想和行为之间分界线的中心问题是制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对于这一极端重大和敏感问题的态度揭示了各国对于核裁军问题本身的真正的态度。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苏联在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时所表现的宽厚的姿态没有得到相应的答复，在暂停核试验有效期间，美国进行了一些核爆炸。然而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屈服，采取听任不管或怀疑的态度。裁军谈判会议为成功地解决有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包括确保其得到严格遵守和核查的措施的协议结构和范围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切机会。

会议确实应该将其注意力集中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军备竞赛延伸到外层空间不能够保障任何人的安全，另外，它能增加战争爆发的危险性，对所有国家构成新性质的威胁，而不论其地理位置或属于任何政治—军事集团。

我们认为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在化学武器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如果今年已经就全面彻底禁止以及销毁这种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那么这对于加强互相信任将是一种实际的贡献，而且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范例，证明多边裁军会谈可以产生实际条约、协定或公约形式的重大具体成果。

从我们尽自己一切努力促进这一进程的愿望出发，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起积极提倡在中欧建立无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区，这有助于从这一敏感地区消除整个一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起还为此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将继续尽最大努力促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相信，所有国家，不论大中小，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都能够追求裁军这一目标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只要它们表明这样做的决定性

的政治意愿。我相信，你们将为这一崇高目标尽自己所有技巧和一切努力，你们将有效地利用裁军谈判会议的广泛的谈判潜力。我谨祝愿你们在这一方面获得圆满成功。

古斯塔夫·胡萨克（签字）”

尊敬的代表们，

今天的会议已经进入春季会议工作的最后一个月。尽管从这第一期会议得出结论还为期过早，然而我们应该简短地回顾我们现在的状况以及我们的努力应该朝什么方向进一步加强。

首先让我谈谈积极的方面。今年会议初期阶段，我们重建了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立即恢复了其旨在起草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公约的艰巨的工作。进一步的进展已经取得，实际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继续坚持不懈地做出努力以便尽快将公约最后定稿，最好是在1987年。我相信，特设委员会在瑞典厄克于斯大使的指导下将尽其所能地加速起草公约方面的进展。

尊敬的代表们，请允许我提醒你们，就在一周以前，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机构——华沙条约外交部长委员会——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向本会议所有与会国发出呼吁。在有关这一问题的单独声明中，部长们呼吁所有国家不要采取可能会使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协议问题复杂化的任何步骤，并不要生产任何化学武器，包括二元或多元成份化学武器，不要在外国布署化学武器，并从已经存在这些化学武器的外国撤出这些化学武器。部长们认为，1987年可以开始而且必须开始全面彻底的化学武器裁军。我刚才提到的声明反映了对本会议工作的关心以及我们关于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谈判的重要性。

在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领导下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进入了积极工作的第7个年头，以便履行其职责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完整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这个月我们应该予该委员会以较多的注意，因为预划它将进入其工作最后阶段。

其他一些委员会也已经建立。在意大利皮阿杰西大使主持下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将开始工作。鉴于赋予它的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希望这一委员会在这个月可以达成某些结论，以便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工作。匈牙利梅斯泰大使担任了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任务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认识到，防止放射性武器以及确保和平利用核能发展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议题，裁军谈判会议不能够忽视它们。这一方面另一个证明是现在极为重视正在召开的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

关于消极的方面，我必须指出，裁军谈判会议至今未能就载有核裁军首要措施的前三个项目采取任何行动。令人遗憾的是，未能就核禁试和核裁军等重要问题建立工作机构已经成为过去几年中我们工作的模式。我认为，我们对于这个独一无二的多边谈判机构缺乏谈判的现象可能已经熟视无睹。本会议确实存在不应有的脱节现象，会议可以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进行积极的谈判，但是至今未能就核禁试和一些其他重要的项目采取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实际步骤。

正如我开始所说的那样，从至今我们所做的工作中得出任何结论还为时过早，我认为，这还适用于我们对待三个核项目的态度。但愿旨在实现第四十一届联大对我们所提要求的核禁试工作的大门并没有关死。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四月份是春季会议的最后一个月，如果我们想认真审议核禁试问题，现在就该着手了。我打算以本会议主席的身份尽自己最大努力并探讨这一方面的任何可能性。实际上在昨天与协调员召开的会议上，我们已经开始就前三个议程项目方面可以采取什么实际步骤这一问题第一次交换了意见。关于核禁试问题，我们应该争取的唯一合理的结构是特设委员会。已有一些这种委员会的职权草案，在以后几天中，我们将再次审议这些草案，看是否可拟出相互可以接受的核禁试委员会的基础。关于项目2和3，以前已经提出了不同的提案，包括关于召开一系列非正式全体会议的提案。我认为应继续审议这些提案，也许可以同这种非正式会议上可以讨论的某些专题一起加以讨论。

一些有关我们工作安排的问题尚未解决，这会得到适当的处理。

现在我继续谈谈我们今天的工作。

首先，我谨代表本会议的成员国以及我本人，对古巴莱丘加·埃维亚大使有效和干练地主持本会议三月份的活动，表示我们热烈的赞赏。他的多边外交知识是帮助我们解决所面临的某些困难问题的本钱。他还为进一步为本会议议程上某些长期来一直陷于僵局的项目寻求合适的组织安排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莱丘加·埃维亚大使继续了本会议二月份主席中国范大使的成功工作。

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题为“化学武器”的项目4。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国可以提出有关本会议工作的任何问题。在今天发言的名单上有波兰、阿尔及利亚、保加利亚和尼日利亚的代表。

此外，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Cla Dahlman博士将介绍载于CD/745号文件中的该小组进展报告。大家起得，这一文件已经在第399次全体会议上向本会议所有成员国散发。

现在我请我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波兰代表图尔班斯基大使发言。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

主席同志，首先，看见你、波兰的邻邦、亲密的朋友和盟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担任春季会议最后一个月的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要表示极大的满意。过去多年中，我不仅目睹了你杰出的外交才能，而且荣幸地在各个会议上包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与你密切地合作。你的外交才能，加上你在国际论坛上广泛的经验，加上你本人热情友好的态度，使我坚信，你将能信任有效地促使会议工作出现新的进展。你在四月份担任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协调人，我可向你保证，波兰代表团将竭尽全力与你合作。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同志的信件。信中的思想是波兰完全赞成的。它明确地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对裁军谈判会议给予最高度的重视。同时，请允许我利用此次机会向你的前任中国的范大使和古巴的莱丘加大使表示波

兰代表团的感谢。他们两位分别主持了会议二月份和三月份的工作。他们两位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会议较接近于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主席同志，我今天发言的目的是要谈谈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波兰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几乎春季会议一开始就重新建立了特别委员会。我们希望，委员会去年所完成的工作能够有意义地继续下去。不幸的是，我们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显然不太现实，因为委员会陷于僵局已有一个月了。

联大第41/53号决议再次要求裁军会议“重新建立一个具有充分使命的特别委员会……旨在于进行谈判，签署一项或者若干在所有各个方面适当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协议”。我们认为，该任务也包括审议关于防止军备竞赛进入外层空间的措施的建议，作为委员会去年工作的后续一步。然而我们认为，这只是对第41/53号决议第8段的部分执行。

一位国家的弃权阻止了该决议的一致通过。但是，我们希望，任何国家将不会最终阻止会议充分地履行联大的要求，从事所有国家在联大表决赞成的工作。

波兰代表团希望能参加一个具有明确谈判授权的机构的工作。这不仅符合我们在联大所提的立场，不仅因为我们确认裁军谈判会议是所有谈判会议中的首要论坛，而且也是因为我们坚信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早应成为谈判的议题。我们承认，在这领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疑虑。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最好在谈判进程中、而不是在谈判之外得到解决。波兰代表团相信，所有代表团迟早将得出同一结论。

我们所通过妥协获得的任务远不只是就工作计划进行非正式的磋商。特别委员会的长期停顿是波兰代表团所关注的一点。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工作将很快就能开始。不然，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报告中就不得不重申：如果委员会较早开始，它的成就就会大得多。

主席同志，迄今为止，空间并没有部署任何攻击性的武器。但是，这一情况很可能要改变。

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提出了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构想，孕育着极严重的政治、战略和军事后果。历史经验的第一个教训是：安全，总的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采用弹道导弹防御并不能保证安全。在空间部署武器，只能在东西方相当稳定的战略关系中引起前所未有的动荡和紧张，实际上这是企图用军备来答复政治问题。

弹道导弹防御的出现将产生最终的全面军备竞赛，使裁军变得毫无可能。这一是人人皆知的，没有必要在此阐述。值得提醒的是，战略防御计划一旦开始，美国就无视国际情况，大搞特搞部分的技术和各种副产品既可促进新型武器的制造，也可加快现有武器的改进，远在“整个战略防御计划是否切实可行”的最后决定之前，已有骑虎难下之势。因此，该计划对于加快军备竞赛的“贡献”真是多姿多彩。

战略防御计划的基本实际目标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想象技术突破可大大改善安全，是个危险的幻想。真正的安全只能与潜在的对手合作而建立，绝不可希望占对方的便宜。如果接受这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基本思想——相互威慑保障——仍然有效。请允许我援引尼克松总统在解释为什么他决定放弃全国性防务、只采用保卫美国反击力量的有限反弹道导弹系统时所说的话：“我们考虑过，最严密的防务系统是设法保护我们的主要城市，但这仍然不能防止苏联有计划的全面进攻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伤亡水平。而且我们的对手很可能会认为，威胁到苏联威慑力量是进攻性战略的序幕”。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

《反弹道导弹条约》是阻止军备竞赛、防止核战争、让各国及其领导人有可能以行动防止核战争爆发的政治里程碑。它在防止军备竞赛进入空间方面是相当有效的。

这个条约规定禁止研制、试验或部署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包括这些依赖于尖端技术的系统。这个条约应该得到加强，得到遵守，不应象美国解释批准《反弹道导弹条约》的1985年10月备忘录那样，歪曲条约的语言，将条约的基本含意改得面目全非。

最近，参议员纳恩说，“他研究的结论是：参议院批准1972年的条约时，所根据的是对条约的有限的解释，这是不容置疑的”。上述备忘录的主要作者SOafer法官也“明确地一再否认1985年10月备忘录……”。让我们希望，这些迹象表明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较好的未来。

自然，该条约的未来完全应由缔约国自己决定。但是，条约对全世界的安全都有影响，所以，国际社会也有对此问题表达其观点的合理权利。因此，我们希望美国能接受苏联的建议，加强反弹道导弹条约制度，议定什么是条约所禁止，什么是条约所允许，至少使弹道导弹防御象里根总统原先提议的那样，留在实验室中。

主席同志，第一个地球卫星发射30年之后，人们可以有信心地声称，在外层空间和天体的法律地位方面，均没有出现大冲突。现有一整套外空法律，尽管还不全面，已能有效地管制探索和利用外空的各国之间的关系，迄今防止军备竞赛扩展进入这一环境。有些人推行宇宙炮舰政策，千方百计地想回避这个法律体制的规定，更证明了它的重要意义。

无疑，现有的外空法律秩序是不完善的。但是，它的弱点和漏洞本身并不能说明这个法律体制是毫无价值的。任何条约都需要靠政治意愿和政治选择来决定它的目的和宗旨。

《维也纳条约公约法》规定，任何条约都应根据其上下文所赋与其措词的一般含义、以及根据其题目和宗旨，加以忠实的解释。因此，波兰代表团认为，外空法的遗漏决不能用来作为向外层空间大量输送武器的漏洞，因为任何军备控制协议的首要目标和明确意图都是禁止、限制军事活动，而不是作为扩大军备竞赛的借口。

由国际社会全面详尽地管理现有、特别是未来空间活动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正如大家在本会议厅所一再强调，这个题目具有全球意义，需要全球性的解决。裁军谈判会议应开始这一工作，不怕巨大困难，执行其任务，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认为，对现有外空法律体制的弱点和遗漏的认明和分析工作，已在特别委员会前一届

会议上完成。现在需要的是开始谈判，设法改善、加强这个体制。

我们需要更多的措施，以防止军备竞赛进入外层空间。当然，如能通过一个协议，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最理想的。我们均同意，应该开始一个进程，逐步研订出一个或多个协定，最终消除死亡性竞争的危险。

按照特别委员会的职权规定，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进行审议时，特别委员会应立刻开始具体地讨论用什么措施可以排除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可能性。波兰代表团极满意地看到，有些其他代表团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会议讨论了苏联、法国、埃及、荷兰、委内瑞拉、罗马尼亚、蒙古等代表团的建议，明确地证实了这点。这些建议是审议有效的国际文书、开始事务性工作的良好基础。波兰代表团准备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

主席同志，正如我所指出，迄今为止空间没有攻击性的武器。这就是为什么波兰代表团真心诚意地欢迎苏联要求禁止在空间使用武力、从空间打击地球的建议。这样一禁止，在很大程度上能加强《联合国宪章》关于普遍放弃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的内容，使它适用于核空间时代。这将不仅是防止空间武器的有力屏障，而且能促进建立信心的进程，进一步加强战略稳定。

但是，从现实来看，人们也必须了解，上述文书的拟订需要一段时间。在空间问题上，时间正以宇宙速度在消逝。因此，在研究如何禁止空间武力的同时，会议也应该考虑用什么新措施可阻止在空间轨道中部署军备。例如，意大利提出了一个建议，最近得到委内瑞拉的支持，主张会议讨论通过一项《外空条约》的议定书。作为一个临时性的措施，这样一个议定书能禁止在外空部署攻击武器，而不需要从头拟订一个新的法律文书。

我们当然也认识到，首先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这就是对什么构成“攻击武器”下定义。上一届委员会会议已经就此议题进行了重要工作，本届会议应

继续并完成这个工作。在科学界里，多数人认为应从技术特点着手，将原在空间的被动系统和在空间、进入空间、或来自空间的主动攻击武器加以区分。后者尚不存在，但正在积极创造中，至少有一个国家在搞。如果科学家们是正确的，就必须制订法律文书，规定外空攻击武器为非法并规定适当的核查程序。

主席同志，保护卫星的问题已经过了许多代表团的多次讨论。

波兰代表团完全赞成制订一项保证卫星不受打击的国际法律文书。这样的文书有助于建立法国所提议的“国际卫星监督机构”。这个机构可成为苏联提议的“国际空间组织”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我想提请所有代表团注意上述提议的形式上的优点，也注意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逻辑。这决不是出于巧合。

关于卫星不受攻击的问题还有一点：所有的卫星都应有权不受攻击。有人曾提过卫星的双重军事功能，说，用于核查军备控制义务的卫星也可以同样用来搜集秘密军事情报。对，这是可能的。但是，就卫星的各种功能精确划清界限似乎是不可能的，就如核查实验室中任何方面的研究情况一样。要监督一个科学家脑中所想的事物，是不可能的，同样也不可能预知卫星计算机用什么方法编制程序。唯一的办法是给予所有卫星免遭打击的权利。

为了加强法律上免遭攻击条文的效力，我们应该把破坏这一法律的手段视为非法，也就是说，将反卫星武器在部署之前即定为非法。禁止反卫星武器，消除现有的反卫星系统，将大大地有助于增强战略平衡，建立信任。以此作为实际军备控制手段，能朝向普遍裁军迈出重要的一步。

本会议常提出的另一个卫星问题涉及空间物体的日益拥挤的航道和它们所谓的双重目的或者双重能力。人们担心，可纯粹用其他空间物体撞击来对付宇航飞机，不需要任何武器。这点可以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一些代表团所倡议的“道路规则”来解决。我想提请注意的是，最近，这个概念已逐渐具体化，因为，就逻辑而言，“空间道路规则”协议应成为法国提议的各国空间行为准则的关键部分。

再一次，两个不同代表团提出提议组成了一个逻辑整体。

上文讨论了三个概念，即：国际卫星保护体制、禁止反卫星武器和“道路规则”协议。每个概念一旦得到遵循，将标志着走上和平空间道路的极为重要的一步。但是，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相互补充。因此，我们认为，会议能够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是将数量变为质量，针对以上三个方面开始国际文书的谈判。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需要大量的勇气和想象力。但是，这将对会议面临的挑战作出负责的答复。因为这毫无疑问，一旦这样一套协议能够生效，将创出质量上的新的政治环境。谈判中任何实质性的进步都能促进双边谈判的进展。

最后，空间核查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一领域范围极广泛，活动的技术发展迅速，易出现严重的困难。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不要忘记，建立核查体制每拖延一天，这些困难就更为严重，因为这些武器日新月异客观地会使得核查任务更为复杂。从这一前提出发，波兰代表团支持苏联的建议，认为可考虑建立一个国际检察团。检察团的任务是监督武器不在空间部署，有权作实地视察，难道可以设想比这个更严格的程度吗？此外，我还想提请大会注意这做法的明显逻辑。国际检察团可能成为国际空间组织的一个司，必然是上述各种结构和文书中的一环，连结在一块，构成一个和平探测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坚实体制构架。

主席先生，波兰代表团相信，在普列塞大使能干的领导下，这些任务将能成为外空特设委员会活动的富有成效的领域。

我们希望委员会能迅速地开始这一项工作，因为时不我待，而空间问题一请允许我重复一遍一是以空间速度在演变。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波兰代表，图尔班斯基大使所作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好话。现在我请阿尔及利亚代表，阿瑟纳大使发言。

阿瑟纳先生（阿尔及利亚）（译自法文）：

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会议发言，请允许我首先祝贺您担任会议4月份的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担任会议主席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阿尔及利亚与该国有着传统的友谊关系，同时也因为主席是我在25年前就有幸在纽约认识的同仁。

我还希望向中国大使范国祥和古巴大使莱丘加·埃维亚表示感谢，他们为推动本届会议的工作作出了努力。此外，请允许我感谢所有表示欢迎我的代表，并保证同他们充分合作，我国代表团愿意为我们工作的顺利开展作出一切贡献。我还想在此对洛维茨大使的去世向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表示我诚挚的哀悼，并与各位一样表示我对大使的怀念。

一年前，裁军谈判会议在乐观的气氛中召开，乐观的主要理由是当时美国和苏联已经重新开始对话，双方在1985年11月日内瓦高峰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已经作出了承诺。其时，人人都希望新的裁军谈判进程终将开始，国际环境将出现真正的改善趋势。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的希望并没有实现。1986年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军备竞赛加剧，世界各地使用武力的现象更加严重，坚定不移的裁军进程难以开始，继续面临各种障碍。

在对本届会议的国际背景作出评价时，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一局面在若干方面引起了失望的情绪。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今天出现了新的令人鼓舞的迹象，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已开始进行积极的对话，双方均宣布有决心为彻底消除一种类别的核武器而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如获成功，将证明——如果仍有这一必要的话——各国的安全并不取决于军备集结，而依赖于稳定和持续的军备裁减。

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只能希望这一观点还将指导所有其他类型武器的谈判。我们还希望美国和苏联在目前谈判中所表示的善意将在我们审议会议议程项目时得到发扬，从而加强信任的气氛，真正的裁军进程和实现各国的平等安全是离不开这一信任气氛的。

要实现这一目标，整个国际社会就必须果断行事，竭诚努力，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在裁军领域，双边谈判，不论是多么重要和富有意义，都不能在任何方面替代多边谈判努力。正如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去年9月哈拉里宣言中所表明的那样，“双边和多边裁军谈判，应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而不应相互阻碍或相互排斥”。在此方面，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辩论民主化的一个表现，是一个独特和不可替代的论坛。如果这一机构仅限于发挥次要的作用，那将是十分遗憾的事情，而它在过去8年的工作记录似乎又表明事实正是如此。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围绕着核问题出现的僵局，我们就必须看到这一情况应予特别的重视。人们对于这些问题公开予以优先重视，国际社会也发出紧迫呼吁，要求人类免受核毁灭的威胁，第41届联大通过的决议以及不结盟国家哈拉里宣言再次证明了这一意愿，而裁军谈判会议的情况却与这一意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国际社会的呼吁以及人们对“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一事实的一致承认，应该促使裁军会议在议程项目2和3下设立恰当的附属机构。

裁军会议在决定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谈判授权方面遇到了障碍，这提起了制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意愿的老问题。

迅速缔结一项彻底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是国际社会所热切期望的；今天，核试验不仅导致地球上核武库的更新，同时还是为了研制外空武器，因此缔结这样一项条约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意义。

面对着这一情况，人们感到很遗憾，一个大国宣布停止核试验所提供的机会没有被抓住，议程项目1下的谈判未得进行。在联大第41届会议上，人们注意到在谈到禁止核试验问题时，各方的立场比较接近，这显然是一个理应加以赞赏的现象。然而，现在的问题仍然是，各方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是否有共同和必不可少的决心，为使彻底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拟定工作取得真正进展而作出努力。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是会议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人们对这一问题感到关注，理所当然地，是因为他们深切忧虑军备竞赛的这一新层次将给各国安全带来威胁。

正如我们所屡次声明的那样，我们坚信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空只会扩大冲突的潜在范围，使我们离全面和彻底裁军的目标越来越远。

目前，研制外空新型武器体系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从而使议程项目 5 下期待已久的谈判变得更为紧迫。

此外，我们认为从联大的决议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有共同的决心把外空置于大国的竞争范围之外，这理应促使我们给予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以真正的谈判任务。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拟订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上届会议在克罗马蒂大使主持下所取得的进展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结果，并一定会推动目前的谈判。我们在公约的一些重要方面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放弃缔结这一文书的目标。灵活和互让的精神将继续是克服障碍以最终拟订一项未来公约的最好方式。过去几周内所提出的提案，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是一个应予发扬的榜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协调各种不同的看法。

此外，我们坚信特设委员会新任主席，埃凯乌斯大使的能力和将大大有助于使我们充分利用多年来为审议公约草案各方面内容所投注的气力，并为迄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法。

彻底消除化学武器协定的缔结将是多边裁军努力的一个里程碑。很明显，如果这一协定能够赢得所有国家的支持，它将会具有更大的意义。为达到这一目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禁止化学武器不应该导致对化学工业采取歧视性措施或设立障碍，因为众所周知，化学工业在各国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未来的公约如果能够促进化学工业方面的国际合作将会具有更大的效力，在此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强调公约草案第 11 条的重要性。

根据联大的决定，裁军谈判会议应在本届会议第一阶段结束之前递交一份完整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从数方面来看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使命，需要我们予以特别重视。如果会议能够就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取得一致意见，这将是对多年来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辛劳主持下所进行的工作的一个应有的酬报。此外，这还是各国重申它们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所承诺的义务的一个途径。

此外，在裁军与发展会议和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夕，方案草案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无论如何，把握裁军、发展与安全这些相互联系的问题，并为建立真正的集体安全而坚定不移地采取所必需采取的行动仍然是会议所面临的挑战。

正如数名发言人所早已阐明的那样，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召开为期不远，这意味着我们将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严格的分析，并有机会表明我们作为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成员有决心承担我们的责任。这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合理的期望，不然，裁军谈判会议本身的信誉将受到损害。

主席：

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发言。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同志，首先，我也同样衷心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四月份主席。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之间关系极好，极有助于促进我们两个代表团的合作。维伊沃达同志，我国代表团对于你担任主席表示满意。我们和你们几乎同时加入这一机构，从那时起我们即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今天，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和我的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推进本会议工作的努力。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给本会议的重要信件。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这一信件。请允许我利用这一机会感谢你的前任莱丘加大使。在上月份，他杰出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要谈一谈议程项目 5，“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全体会议和有关附属机构对本问题作了不少积极的讨论，表现出人们越来越感到忧虑，担心军备竞赛会发展到外层空间。

华沙条约国外交部长上星期在莫斯科开会，铭记着这一威胁，呼吁“立即停止执行战略防御计划，立即停止发展‘欧洲防御计划’一类的项目”。

保加利亚代表团与本会议多数代表团一样，对于一些最近的报导感到震惊。这些报导说，战略防御计划方案的“研究”阶段已快发展到一个地步，就要决定进行现场试验，然后部署空间武器。如果走这一步，将导致外层空间武器化，引起极其危险的一轮军备竞赛。这样，争取议定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目标的努力将会受挫。

尊敬的埃及代表阿尔法拉及大使 2 月 17 日在全体会议上谈到了这一点。我们与他一样感到不理解的是，关于空间和核武器的双边谈判所宣示的目标是：“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一方面美国继续研制空间武器系统，准备将来部署，另一方面则谈判禁止这些武器，准备销毁现有的系统”。在同一天，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达纳帕拉大使正确地要求我们注意：“正当我们在这里进行讨论时，却有人在计划采取不可逆转的步骤，在空间部署武器。”

也许我无需过多地阐述，制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措施是一个紧迫问题。这一任务应当与推进核裁军目标同样紧迫，而核裁军的高度优先地位是普遍公认的。否则，一旦武器部署在外层空间，那就简直无法想象战略核武库还能大幅度削减。因此，我们希望关于空间和核武器的双边谈判将早日产生结果。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任务有全球性的意义。外空武器化将直接影响到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胡萨克总统今天信件中所说的：“将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保证不了任何人的安全，相反，它将成倍增加战争爆发的危险，对所有国家，无论其处于何地，是否属于任何政治军事集团，都构成实际的新威胁”。因此，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参加并促进防止这一军备竞赛的努力。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多边谈判机构能够也必须在这一领域内发挥中心作用。

主席同志，在说了上面这些话以后，我们高兴看到今年比较早地建立了项目 5 特设委员会。这为本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深入讨论必须解决的那些问题，以便就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达成适当的协议或安排。最近两年，特设委员会审查并认明了几乎所有与这一目标相关的问题，目前人们都普遍期望委员会的工作能够变得较为实际，以成果为方向。因此，我们欢迎会议主席所表示的理解：“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措施提议的审议属于工作文件 CD/WP. 268 所载职权范围之内。”今年集中讨论这些提议，也将符合载于《最后文件》第 80 段的协商一致声明：“为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这样做是符合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的精神的。现在的确存在着在这方面进行实质工作的良好基础。

保加利亚代表团愿意审议所有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具体措施的提议。

苏联代表团针对不用外层空间武器的所有具体措施提出了一个新意见。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沃伦佐夫 2 月 3 日正式建议建立一个国际视察机构，负责核查此类协定。尊敬的苏联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在 3 月 17 日的发言中阐述了这一设想。他提出，这一视察机构应有权了解所有在外层空间发射和安放的物体及其运载工具。

苏联的设想是重要的。我们认为，一项不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全面协定可通过对发射地点进行视察的合作措施得到有效核查。此类发射是藏不住的，过去早已受到单方技术手段的监测。以国际现场视察辅助这方面的活动，将能够加强核查体制。由国际视察员现场视察发射空间物体，了解这些物体及其发射工具，能确保各方对于禁止部署外层空间武器各项协定得到遵守的信心。这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武器，任何计划部署在外层空间的反卫星武器或反弹道导弹。因此，国际视察机构的设想可用于核查禁止反卫星武器和全面禁止外层空间武器的目的。

我们的结论是，建立一个国际视察机构值得认真注意。我们认为，特设委员会在审议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的适当措施时，应细心地审议这一设想。除其他以外，委员会可拟订建立及推行这一体制的原则。

主席同志，保加利亚代表团赞成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全面禁止所有空间武器的工作。针对禁止的范围达成一般协议，将有助于我们的工作。去年，为了认明应禁止的武器，作出了初步努力，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方法，我们准备继续沿这条道路进行探索。

适当的部分措施也可最终达到同样的目标。3月19日，泰尔哈达大使谈到有可能修正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第4条，将禁止条款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外层空间武器。我们提交的文件认为，这方法值得特设委员会作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一些代表团提出，裁军谈判会议应就适当的禁止反卫星武器协定进行讨论。这一确保卫星不受侵犯的设想是作为一项部分措施提出的。这一设想强调有必要防止研制、试验和部署新型的专门反卫星武器系统，并消除现有的此类系统。所提出的方法还设想禁止对空间物体使用武力。这一规定的好处在于：它将禁止利用任何常时用于其他目的，但也可用来反卫星的武器系统干扰空间物体的正常运转。

我们支持这一禁止反卫星武器的立场，认为特设委员会应划出更多的时间进行审议。反卫星武器普遍被认为会破坏稳定。早期警报卫星和战略通信卫星一旦被摧毁或破坏，对方便很容易设想进行第一次打击。卫星的军备控制任务也是极其重要的。另外，研制反卫星武器的企图很可能是要设法避开目前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限制，因为这两种技术具有类似的特点。一项防止在外层空间使用反卫星武器、规定可核查地销毁现有反卫星系统的多边协定，将符合所有国家、包括将空间物体送入轨道、利用卫星服务的那些国家的利益。

最后，主席同志，我们希望，特设委员会工作方案的协商将尽早完成，产生积极结果，并很快开始实质性工作。我愿祝贺意大利的普列塞大使当选为特设委员会主席，预祝他成功地推动探求解决方法的工作，使我们的共同任务有所进展，取得实际成果。

谢谢，主席同志。

主席：

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的发言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注意到前尼日利亚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代表欧鲁·阿丹尼济大使出席了会议。他现任尼日利亚外交部国际组织主任。现在他将在本会议发言。请他发言之前，我愿向他表示欢迎。你的经验和外交技巧是众所周知的。我敢肯定说，所有成员都将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你今天对我们工作所作的发言。现在请阿丹尼济大使发言。

阿丹尼济先生（尼日利亚）：

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你有着杰出的外交才干和充分经验。我相信，在本月份你将成功地指导本会议。

主席先生，在我从日内瓦离任几乎六年以后，今天我有机会再次出席会议，来到你们中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经历。使人感到愉快的是，我看到了几名多年以来从事裁军工作的杰出代表，他们真正富有经验，在我担任尼日利亚出席本会议代表团的团长时，我极高兴有他们出席，和他们合作。即使在我离开本会议以后，我在联合国各届大会以及秘书长裁军研究顾问委员会内仍然十分珍视他们的合作。

主席先生，自四十一年以前广岛和长崎的恐怖现实为国际社会所认识以来，代表世界良知的联合国进行了不断努力，设法消除各国的武库中的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破坏性武器，试图使世界对所有居民来说变得安全一些。遗憾的是，多年以来，在各个论坛的削减军备和裁军的谈判，由于两大力量集团之间的角逐和互不信任，一直缺乏进展。两个联盟的领导，两个超级大国，非但没有朝向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稳步进展，反而在其安全体系内布满这种可怕的武器，把它们搞成好象一日不可缺少的样子。在威慑名义之下，超级大国武库中的核武器日新月异，已足以导致全球的核冬天，带来谁也无法逃脱的灾难。

我一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裁军多边谈判机构，应当成为谈判有关裁军优先问题的真正措施的有效论坛。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就谈判的机制之所以花

费了大量时间，就是因为人们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当我回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所产生的普遍兴奋，当我回顾为打下坚实基础、使本会议能够履行重大任务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时，我不能不对1979年以来本会议没有能够制订任何一项裁军协定表示十分失望。更糟糕的是，本会议自成立以来没有能够设立任何拥有适当谈判职权的附属机构，足以促进其议程上优先项目的工作。这些优先项目是：核禁试；制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防止核战争，及其他有关事项。

主席先生，很明显，这种不健全的状况是由于一些核武器国家的教条主义立场所造成的。这些国家获得了核武器，把核武器看作威力的工具，希望将核裁军谈判完全局限于双边范围。尼日利亚代表团一向认为，关于核裁军措施的双边谈判是有助的，但绝不能以其替代多边谈判。双边努力同本论坛的努力，必须做到相辅相成，这样才能目的明确，富有功效。有意设立障碍，妨碍本会议必然使双边谈判和双边谈判者听不到各方对这个本应是全球问题的建议，使裁军协定得不到一个普遍性的基础，无法建立大家对遵守的信心。要想知道光由超级大国主观地对任何问题达成协议、不顾世界其他国家的意见会出现什么后果，就请看放射性武器公约双边草案的命运吧。

我说主观入手，指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手段。它们不愿通过一项针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严重威胁的谈判议程。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47款说：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同一文件的第50段规定了核裁军的一个简要方案。我说简要方案是因为在该文件第109段，特别会议要求本会议，也就是在座各位的会议，“拟订一项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我们赞扬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

使的努力，不得不对起草方案的进展速度感到失望。 该方案本应于1982年由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

主席先生，本会议采用了处理三个核裁军项目的方法，很快就会将本会议变为一个议事机构，使人们不得不质疑它的信誉。 然而，头一届特别会议以现有形式建立本会议时，确实也曾设立了适当的议事体制。 裁军谈判会议的现状有损于自己的形象，迫切需要加以纠正。 我相信，本会议现在迫切需要恢复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所赋予的谈判使命。 历届联大会议都曾经更新了这一使命。 在这方面，本会议议程上的三个核裁军项目必须得到应有的优先注意。 要制订一项有信用的核裁军方案，基本一步是全面禁止核试验。 这应当得到会议的注意。 不要多空谈，要设法制订一项可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协议。

主席先生，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谈判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是令人欢迎的。 我愿吁请本会议所有成员竭尽全力，确保尽早达成该公约。 我也认识到，一些细节仍待解决。 但是，考虑到目前普遍表现的谅解和灵活精神，我相信，本会议是有可能达成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 我希望这项公约能够早日实现，成为一个令人兴奋的突破，对其他优先领域内的谈判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谢谢大家。

主席：

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的贺词。 在我请其他代表发言以前，我曾看到加拿大代表举手。 阁下，你是否现在想发言？ 是的，现在我请加拿大比斯利大使发言。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主席先生，如你所知，我原先曾登记发言，后来由于大家都知道非正式讨论将继续进行，才要求删去我的名字，但是现在我希望作此发言。我要表示歉意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发言是即席发言，而我这样做已不是第一次了。

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就职，并向你表示，我亲身体会到，你已经生气勃勃地展开工作了，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因为贵国的曲棍球艺这样精湛，出了这么多网球巨星，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都表现出毅力、才能和活力，我们将可以在下一个月中从你身上看到这些优点。另外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贺你的前任，古巴的莱丘加大使为春季会议的余下时间以及夏季会议可望取得的成果而努力奠定了基础。另外，我想重申对我左边的同事范国祥大使（从地理位置来说他坐在我的左首）表示赞赏，因为他在这届春季会议的第一个月中做了极其卓越的工作，我希望我这样做并不违反礼仪。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虽然许多其他人已经更为得体地表达过，但我仍要悲痛地说，我们对德高望重的朋友与同事唐·洛维茨的逝世深表遗憾。我已经亲自向他的遗孀莎娜和美国代表团表示了哀悼，但我还想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表明，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也同大家一样认为这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为了宣布加拿大政府将在五月份举行一次外层空间讨论会，并借此机会亲自邀请裁军谈判会议各国代表团——所有代表团——的团长参加这一讨论会，如果团长无法参加，则邀请他们所指派的代表参加。我等一下将回过头来说明邀请的性质。然而在此以前，我想就加拿大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态度提供一些背景说明，在座各位中有些人对这一背景当然已有所了解，但或许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是我们的目标和目的，并且显然是得到广泛和普遍赞同的目标和目的。

请允许我以片刻时间回顾一下以前的一些发展情况。1982年8月26日，加拿大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它的第一份关于外层空间问题的实质性工作文件，当时本会议所用的是另外一个名称。我要提醒各国代表团，这份题为“外层空间军

备管制”的文件（CD/320）从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一般性地讨论了军备管制和外层空间议题——而这一专题目前仍在讨论之中。我还要回顾，在1985年以前的几年中，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前身已经确认外层空间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到了1985年3月29日，裁军谈判会议才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职权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加拿大和裁军谈判会议其他成员国热烈欢迎了这一进展，认为这是有组织地审议该议题的第一个关键步骤；当然，这一进展是符合联合国大会当时的有关决议的，该决议在1984年12月12日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其中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优先事项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我想再次强调“作为优先事项”一语。

当然，加拿大代表团一如当时所表明的那样，认为所通过的并经过修订的这一职权仍然是实事求是的；我们认为这一职权既不过于狭窄或限制性太大，也不过于广泛，这一职权能够使裁军谈判会议立即开始采取具体行动和进行实质性工作。应该回顾，按照这一职权，作为该阶段的第一步，应通过实质性审议和一般性审议，审查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应该指出，我们正在审议的这一职权仍然使我们得以具体审查现行的双边和多边条约，以求确定现行法律制度的内容。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要确定是否存在需要弥补的漏洞，以便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我认为这是共同的基础，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总之，加拿大一直致力于这一目标。

我刚才提到我们提出的第一份工作文件，我这样做是想强调，尽管加拿大并不是提出工作文件的唯一国家，然而在这一领域以及其它领域提出的工作文件少得可怜，而我认为，正如我在许多场合所说的那样，使我们工作具体化的办法就是以工作文件的形式提出比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更为具体的看法，虽然作为谈判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都须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请允许我回顾，我们曾于1985年6月23日提出了我们认为直接有关的第二份工作文件，题为“有关外层空间军备管制的国际法综述”（CD/618）。此外，我们又就与军备管制和外层空间有关的术语提出了第三份工作文件（CD/716），我们仍然认为这份文件没有过时，实际上今天上午有些发言表明这份文件仍然同我们的工作相关；这份文件的日期是1986年7月。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工作文件，是希望它们对本会议，或许也对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并未企图提出加拿大的观点——一个政府的观点——而是列举了我们认为有待处理的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注意到3月份主席范国祥大使在发言中表明对于讨论各项措施没有任何障碍。对我而言，作为裁军谈判会议1986年8月份主席，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记得我们的报告大约有11段涉及措施的问题，所以对这一点没有争议。我们已经讨论了措施：我们无疑还将讨论措施。但我想强调，既然这个问题这样复杂和重要，我们如要认真处理，就应该对现行制度加以审查；查明有无任何漏洞，然后审议需要采取何种行动。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本末倒置；我也不是建议，我们应该年复一年地争论不休，如同律师们在争论法律制度问题时所拿手的那样。目前大有一些具体的、实质性的工作可以立即着手进行，而我希望，在这次春季会议以及在夏季会议上可以进行这些工作。

鉴于我刚才提供的背景说明，我想说，显然不仅仅我国代表团和加拿大政府认识到，而且所有政府和所有代表团都认识到，国际社会必须着手解决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军备管制和裁军问题之一就是在外层空间可以合法进行哪些军事活动以及不可以进行哪些军事活动。技术进展以及国际政治的演变促使这些问题成为日益紧迫的重要问题。特别令人鼓舞的是，美国和苏联于1985年初同意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作为一项议定的双边目标。这一协议证明了这一议题的重要性甚至紧迫性，而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本会议在同一年同意首次设立一个附属机构来致力于同一个最终目标，这项工作是在多边范围内进行，但绝不会损害双边努力。请允许我援引我们的一份工作文件，它表达了我们对双边和多边谈判进程之间关系的看法，并指出了在这方面所能采取的行动。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两种进程是相互排斥的。加拿大认为：“外层空间问题特设委员会的设立完全符合加拿大已经表明政策，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现在，情况仍然如此。“特设委员会的职权不仅补充而且确切反映了美国和苏联正在日内瓦进行的双边谈判的现实情况，”而这正是我想要强调的部分。本届会议所确认的目前的职权“没有

破坏这一谈判，没有对这一谈判加以预断，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干涉这一谈判”，而且加拿大认为这一点对于这两组审议活动取得成功是绝对必要的。

现在，我并不想提出另一份工作文件，而想谈谈我刚才提到的讨论会。我们想尽力帮助奠定基础，而基于许多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以及在外层空间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我们断定，现在采用的方法是有益的方法，但应该通过具体接触实际问题来推进这一方法。我们感到满意的是，我们能够相当快地就职权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对于其后的停滞不前也感到关注，然而我们也同许多人（我们希望是所有人）一样，但愿不久即可举行一次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的会议，着手进行人们所期望我们进行的工作。但是，鉴于还有许多重大、具体和实质性的工作需要做，今天我高兴地宣布，作为加拿大对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工作的一部分贡献，加拿大邀请在座的所有代表团团长或指定的代表参加1987年5月14日至17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外层空间讨论会。我们还高兴地邀请具有观察员身分的代表团和秘书处的代表参加。日期是经过一些考虑后审慎选定的（5月14日至17日）。鉴于裁军谈判会议的日程表排得非常满——比我们从新闻报道或许多其它来源所知道的要满得多，日程表确实很繁重，我们很难找到举行这一讨论会的合适时间和会期。我们决定仿效其他一些为了促进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而在本国主办讨论会的国家。在目前的情况下，看来应该将讨论会安排在这样一个时期，即至少有许多代表已经跨越大南洋参加联合国的其它活动，当然包括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我们记得，这也是美国1983年在犹他州举办化学武器讨论会时采取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讨论会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会议期间举行，但不妨碍这一重要审议机构的工作。那时，许多与会者已经聚集在纽约。他们将于1987年5月14日星期四下午离开纽约前往蒙特利尔工作一直持续到周末，而与会者将于5月17日星期日上午返回纽约。加拿大政府将提供纽约至蒙特利尔的来回旅费，如同其它讨论会一样，当然也包括在蒙特利尔的有关费用。讨论会将集中讨论外层空间问题的某些法律和技术方面，其中包括讲述这两方面并提供圆桌讨论的

机会。另外还包括参观 SPAR 宇航有限公司卫星和宇航系统部门，以便说明以空间为基地的遥感系统在空间对空间的应用方面的某些实际能力和限制。尽管我所得到的指示并没有表明，然而我确信我们希望秘书处也指派足够的代表参加这次讨论会。

最后，我要对今天没有谈到议程上其它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表示歉意，但鉴于我们今天所听取的讨论以及幕后的发展情况，我相信今天作此宣布是适合时宜的，我将给在座各位发出正式邀请信。

最后我想表示，我们期望 5 月份在蒙特利尔招待尽可能多的代表团。

主席：

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感谢他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发言。他将介绍 CD/745 号文件中所载的该小组在第二十三届会议上的进度报告。请发言。

达尔曼先生（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

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今天在此向你汇报特设小组最近会议的成果，并介绍 CD/745 号文件所载的本小组的进展报告。

会议于 1987 年 3 月 2 日至 13 日举行的，来自 22 个国家的专家参与了会议。世界气象组织也出席了会议。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得到了秘书处杰出的服务。

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介绍这份进展报告。它说明了现代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设计和试验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本小组已就这类现代系统的设计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这个系统的基础是：迅速交换一切可得的地震资料，不论波形数据或参数数据，将侦察到的一切信号提供给所有国际数据中心日常使用。在拟订这系统时，应利用现代技术和地震学的一切成果。

现在我想谈谈小组对这个系统的看法。首先，我要强调，仍有许多全面细致工作需要做，而且需要在地震学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本小组想强调，尽管新系统在相当程度上业已现代化，得到了改善，但它的总任务还是同以前议定一样，没有改善。这就是：在全球基础上收集综合资料，按议定的程序予以处理，提供各国，协助它们在国内核查全面核禁试的执行。这个系统保留了原先议定的总结构。由参与国的地震站和国家设施组成，通过国际数据交换，向专门设立的国际数据中心提供数据。

现在我阐述一下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

一个全球性的地震网至少必须包括50个地震站。各地震站必须分布均匀，以从事充分的全球性监测。这些地震站最好设置在本底噪声较低的地方。良好的地点选择能增强整个系统的能力。

这些地震站必须符合某些具体的技术标准。为提供全球标准，小组同意制订一个现代原型站的技术规格，称为“CD”即裁军会议台站。这类CD台站应能收集并交换各种距离地震事件的波形数据。设计思想还应包括所谓的探测阵，按精确的配图设置仪器，构成一系列的接触点。这样的台阵能提高探测能力，初步鉴定震区。

设立形式一致的地震网固然是一个理想目标，但我们也认识到，不一定所有的地震站都能符合这类标准。

我们设想，在每个参与国中可设立一个国家设施，暂称为国家数据中心，作为国家系统的联络点。各国可按不同方式组织此种中心。

国家数据中心应负责将本国所有参与站的议定的地震数据提供给国际数据中心，并接收经处理的资料。有些数据迅速传送，包括每个侦测到的地震事件的数字波形数据以及例行判断地震位置、深度和震级所必要的基本参数数据。经常交换和利用波形数据的结果是，报导的参数数据会比原先所预想的大大减少。应要求，国家数据中心可进一步提供任何一段时期的波形数据。这就需要持续地记录和保存数据。

有时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地震事件，例如，在一次大地震之后。这就有必要确定程序，以报导所产生的大量数据。

全球系统内的数据报导以及它的能力，首先要靠个别地震站的信号侦测。因此，有必要利用自动计算机处理，经过交叉分析审查，发展完善的信号侦测方法。

会议期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了一次演示，展示了如何通过交互计算机程序有效地检索、显示和处理地震数据。我认为，这是一次现代地震数据处理设施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演示。

全球性系统还需要各国际数据中心之间以及国际同国家数据中心之间设置有效的数据通信设施。所交换的数据数量远远大于原先系统所设想的数量。

本小组同意，应在各国际数据中心之间建立利用卫星或其他办法传递的高能量专用数据通信线路。通过这些专门线路，从一国数据中心传送给某一国际数据中心的任何数据，将自动地立刻传送给所有其他的国际数据中心。

这些线路应有足够能量传送各国际数据中心之间的大量数据和信息。

国家数据中心将利用参与地区最有效和最适当的通信线路，与国际中心联系。需要时，这可能包括商业通信线路或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的使用。

本小组在会议上收到了于1986年10月6日和8日在加拿大召开的数据传送非正式讲习会的报告。本小组的许多专家参加了讲习会。我认为，这个讲习会为数据交换系统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技术资料。

国际数据中心的一个重要的新作用将是利用波形数据进行定期分析。本小组一致认为，国际数据中心应在确定事件、定位和估计震源参数的程序中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波形数据和参数数据。

利用波形数据意味着国际数据中心需要满足一些新的要求，不仅涉及数据处理和分析设施，也涉及到科学方法和对全球网络数据的分析程序。目前没有一定的方法和程序分析全球收集的波形数据，还必须予以研订。这将需要做大量的科学工作。

本小组一致认为，国际数据中心应对参加国开放，任何数据和分析结果均可自由、方便地检索。国际数据中心的数据库必须便于参加国自动检索并提取信息。

正如我1986年8月14日发言中所报告的，本小组已同意约于1988年进行大规模试验，目的是测试我刚才所阐述的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测试国家数据中心记录和提取数据报送给各实验性国际数据中心的程序。然后由已建立的实验性国际数据中心共同合作，利用已在研订的新方法和程序，对所送达的数据进行分析，将分析结果传送回各参与者。本小组设想，堪培拉、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华盛顿实验性国际数据中心将投入试验。

负责这四个地点筹备工作的专家于1987年1月2日至23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讲习会，从技术细节上讨论了这些国际数据中心运用的方法和程序。本小组收到了该次会议的报告。

这样大规模的试验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需要周密计划以及一系列的筹备性试验，因此需要分阶段进行，首先可着手一些双边和多边的试验。利用波形数据的双边和多边数据交换试验已在世界上若干机构之间进行。此外，在这类筹备性试验过程中，还应测试各国际数据中心的各种拟议的作用。这需要四个实验性国际数据中心的密切合作以及一些国家数据中心的合作。

特设小组与裁军会议秘书长协商之后建议，小组下届会议应于1987年7月27日至8月7日举行，但须经裁军谈判会议批准。小组注意到秘书处发来的通知。在当前财政紧张情况下，小组于7月27日至31日举行的会议是否能得到通常服务，需视裁军谈判会议该周已指定的资源允许与否而定。小组于1987年8月3日至7日举行的会议将得到通常的会议服务。

我的发言和对小组进度报告(CD/745)的介绍结束了。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

我感谢特设小组主席达尔曼博士的发言。今天我的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了。哪个代表团想发言？尊敬的荷兰代表请发言。

许尔曼·福勒先生（荷兰）：

主席先生，我国大使以后还会多讲一些话。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主席。我注意到，在你作为主席讲话时，援引了《华沙条约组织》外交部长会议最近关于化学武器的发言。我肯定你当时是很激动的，并没有意思说这一议题对别人并不同样地重要。请允许我在这方面回顾。去年12月北约外交部长会议的公报。在公报中，部长们宣布，他们坚定不移地寻求达成一项能有效地核查的化学武器公约。

主席：

我感谢荷兰代表的发言。这意味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目标是一致的。现在还有其他代表要发言吗？我请美国代表发言。

巴塞莱米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我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四月份的主席，并要向莱丘加·埃维亚大使表示祝贺，他在三月份始终非常公道地指导了会议的工作。为了推进会议的工作，我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议程和工作计划中的每一个项目上，尽力予以合作。

裁军谈判会议1987年届会的头几个星期中，美国已有两位代表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及“停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两个议程项目发了言。我无意一一赘述。不过，在倾听了一些代表近几个星期（包括今天）就议程项目与所作发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再谈谈几个基本要点。这些要点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一些同事必须对议程项目2和5重新加以考虑。

我想再谈的第一点是：这两个议题是不能分开来看待的。众所周知，东西方的竞争已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其产物为侵略和庞大的武装力量及军费。在这40年中，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竞争一直在进行。人们往往忘记或弄不清的是，事实上并没有根据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新开始的“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威胁。因为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与核军备有关的竞争——并不是刚开始或最近才开始，而是已存在了30年了。苏联在1957年初便开始先期发展和试验升力大为增强的新

弹道导弹。它接着又在1957年10月成功地将第一颗人造卫星（人造地球卫星一号）射入空间轨道。此后不久，苏联和美国双方都取得了利用弹道导弹将核武器运载到其他洲的目标去的能力。因此，空间介质便成为东西方用以开展核竞争的主要介质。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达成了一些与空间有关的重要军备限制协议。我绝对没有轻视这些重要协议的意思。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要算外空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也对弹道导弹和其他战略武器竞争的内容施加了一定的上限限制。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并没有得到充分遵守，但即使得到充分遵守，也无法防止弹道导弹弹头其后在数量上和威力上的激增。

如果大家都认为现在应优先考虑战略核武器方面的裁军措施的话，那末通过减少任何一方的“消除还击能力的第一次打击”的可能性来加强彼此的战略安全或起码是战略稳定，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这一点已在1985年1月关于开始进行核和空间会谈的协议中得到双方的确认，其后在日内瓦和雷克雅克首脑会晤中也得到确认。大幅度裁减战略攻击核力量极其重要有诸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当然就是说，如果这种裁减是经过妥当的谈判和安排，它将会减少第一次打击的威胁，加强战略稳定，从而增进彼此的战略安全。鉴于核和空间会谈的议定目标，听到有人将当前战略核均势说成是“极其均衡”，实在令人感到啼笑皆非。今天便有一位发言者这么说。

如果不存在某些基本条件，那末很难想象核和空间会谈所规定的重要目标如何能够有所进展，更不要说予以实现。基本条件之一是充分遵守目前已生效的军备限制协定和裁军协定。

第二个条件是双方必须清楚表明其现有的军事力量及总的意图。这不仅仅意味着 glasnost（或开放）——也许这是一个本来关闭的社会偶尔象拍快照似地短暂的开放吧。而是意味着在国家军事力量和计划方面远要大得多的坦率程度。第三，我认为这还意味着避免有意地歪曲对方的计划和政策。就此而论，如果双方都清楚表明其政策和军事力量计划，那么误会导致危机局面的可能性无疑会小得多。这里，我是假定双方都没有涉及使用军事力量的侵略意图。

此外，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提出的建议纯属漂亮的词藻、含糊不清或无法核查、或其效果公然是一面倒的话，对有效的军备限制和裁军只能起破坏的作用。

主席先生，我必须再次提请会议注意一种异常的情况。一些过去大声反对双方确保销毁战略核武器原则的成员最近一反常态，似乎不仅愿意接受此一原则，而且对任何旨在减少对此一原则的依赖的努力都表示反对。要不然，我们如何解释最近在本会议室中好几次对战略防御的盲目反对呢？尽管苏联在过去15年来一直不停地部署新的进攻性弹道武器并同时实行弹道导弹防御，有些人仍然把西方考虑采用弹道导弹防御的任何努力视为是不负责任的、具有威胁作用的或破坏稳定的。

就美国来说，它在说明弹道导弹防御潜力时一直非常谨慎，而且它还再次公开地为今后可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定出了严格的标准。它还强调了在这方面进行谈判以及维护和加强稳定的重要性。

这种审慎的态度与下列同时提出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比：(1) 任何针对弹道导弹的防御都是梦想；(2) 这方面的技术突破免不了会破坏战略平衡并导致战争。

出席本会议的代表必须对他们自己、对他们所代表的政府和人民、对那些没有机会坐在这里跟我们一道认真考虑议程上的问题的国家负责。如果的确能够认真地承担起这些责任，那么是有可能对核和空间军备双边谈判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但如果代表们不知情，则会招致危险，促使双边谈判的一方认为它不必妥协、不必充分考虑到另一方的安全也可以达到其目的。

在这方面，我记得几年前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曾经直率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不要对在欧洲大陆部署超过一千个远程中程核力量弹头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认为这样会有利于国际安全。但当西方国家方面还是决定并开始有限部署这类武器时，首先部署者才姗姗来迟地同意了彻底从欧洲大陆消除这类武器的共同目标。

如果西方国家没有部署，是否也能就远程中程核力量的零/零部署这一临时目标达成协议呢？这一点我要留给任何尚有怀疑的代表团自己去想。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美利坚代表所作的发言。我再问一下，是否有代表团希望发言？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已请秘书处散发一份载有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将召开的会议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该时间表是同附属机构主席磋商后制定的。我还想说明，我同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皮阿杰西大使谈过，他表示他可在星期二组织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但这将在以后作出决定。如同以往一样，这份时间表仅是指示性的，如有必要，可作修改。如果没有反对，我没有看到有人反对；现在我请尊敬的瑞典代表发言。

厄克于斯先生（瑞典）：

谢谢你，主席先生。

我希望我以后能以较正式的方式欢迎你，而我现在欢迎你担任本月份会议主席。

你刚才散发了会议时间表，而没有提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会议。主席先生，你作了发言，受到我国代表团的欢迎，我只想表示，这表达了我国代表希望会议安排在下周的期望。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瑞典代表，我肯定尊敬的意大利代表皮阿杰西大使、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将充分考虑这一要求。我看没有人再发言了，因此如没有反对，我认为本会议通过了非正式文件。

就这么决定。

既然现在没有其他事项审议，我准备宣布全体会议休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1987年4月7日星期二上午十时召开。

全体会议散会。

下午12时35分散会

×× ×× ×× ×× ××